

# 吉川幸次郎的陶淵明研究

連清吉

日本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人間社會環境學系教授

## 摘要

本文以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為中心，參考一海知義〈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解說〉，從以下幾點，說明吉川幸次郎記述陶淵明生平的觀點及其文學特質的所在。一、立意奇拔：記述陶淵明傳而以〈自祭文〉為起筆，以陶淵明的口吻敘述陶淵明的人生觀。二、陶淵明生死觀的思想系譜：陶淵明以生為虛妄，以死為真實的傾向，是《莊子》《淮南子》《列子》思想的祖述。三、陶淵明的詩文特質：陶淵明的詩語是高密度的平靜，平靜的深層蘊含著濃厚複雜的心境與詩意，故其詩文所表述的是古典語言所保有的渾沌圓融（khaos）而不追求格律調和（kosmos）。又如何融合向內集中（intensive）與外部擴張（extensive）的分析，體得陶淵明創作詩文的心境，則是吉川幸次郎論述陶淵明文學的用心所在。

**關鍵詞：**自傳文學 渾沌圓融 格律調和 向內集中 外部擴張

# 吉川幸次郎的陶淵明研究

連清吉

日本長崎大學環境科學部人間社會環境學系教授

## 問題提起

吉川幸次郎的《陶淵明傳》於昭和三十三年（1958）五月，在東京新潮社出版，全書共十四章，其特色，如其弟子一海知義所說：發想特異，傳記從死說起，作品的記述由絕筆的〈自祭文〉引述開始。寫作方式，既採取向內集中（intensive）的方式，將自己投入對象中，經由作品的解讀分析，讓陶淵明敘述自己出生的土地、人生經歷及所創作詩文的心境。又通過外部擴張（extensive）的方式，詳細且如實的再現陶淵明生存的時代背景與政治舞台更迭交替的諸相。是近代日本最初採用的記傳方式。以「矛盾」的「誠實」把握陶淵明的形象與文學，如〈第二章〉所說：哲學的達觀與哲學而無法拂拭的不安，都是陶淵明的真實，矛盾而如實的表白即是陶淵明的文學。又如〈第四章〉所說：陶淵明的詩語雖平靜，卻是高密度的平靜，平靜的內裏沈潛著複雜且濃厚的意涵。雖然如此，卻不過度的分析，希求格律與字義的協調（kosmos）而分解古典文辭所含有的「渾沌」（khaos）。亦即以「渾沌」而接近陶淵明「真實」的性格。畢竟解釋醉人之語並不容易，覺醒者佯裝醉人而抒發的言語，就更不容易解釋，故對陶淵明詩文進行煩瑣的分析卻又無可避免。<sup>❶</sup>

起筆奇拔，結語空靈的發想，兼具向內集中與外部擴張的寫作方式，體得詩人心境的自傳文學，敘述居處環境的風土文學，覺醒者之醉語的平靜與沉痛，矛

---

❶ 一海知義〈解說〉，見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東京：新潮社，1958年5月，頁189-197。

盾與真實交錯的詩文意境，又定位中國道家生死觀的思想系譜而逼顯陶淵明肖像，是吉川幸次郎以「舌人意識」而心領神會陶淵明真實人生的「心得」。「舌人意義」之「舌人」語出龔自珍〈工部尚書高郵王文簡公墓表銘〉，說明王引之的學問宗尚在於「爲三代之舌人」。武內義雄於古希（七十）祝壽宴會，講演「高郵王氏の學問」，說明戴段二王之細密實證的乾嘉學風，正確詮釋古代語言的「舌人意識」是其學問宗尚的所在。吉川幸次郎致力於陶淵明詩文意涵的詮釋，或可謂其亦有「舌人意義」。至於「心得」，則是吉川幸次郎說明其師狩野直喜學問宗尚的所在。吉川幸次郎說：沈潛於中國的古典文學的蘊涵，主張「儒雅」與「文雅」的融貫是中國文明異於其他文明的特質所在，此爲狩野直喜的「心得」之學。亦即探究中國文學的本質，以沈潛洗練的工夫，體得「儒雅」的內涵，進而成就精通文章經術的通儒之學爲究極的「心得興到」之學。吉川幸次郎體得陶淵明創作詩文的心境，或可說是「心得」之學的表現。

## 一、起筆奇拔：以〈自祭文〉為敘傳的開端

吉川幸次郎於《陶淵明傳》開端說：

陶淵明死於東晉宋文帝元嘉四年秋九月，西元四二七年，乃《古事記》真福寺本所記大雀之命，即仁德天皇崩殂之年，是聖人孔子死後九百年，而早於杜甫之死三百五十年，距今（1956）一千五百二十九年。詩人自作悼祭的〈自祭文〉，收載於百餘篇詩文的最後一首，是其「絕筆」之作<sup>②</sup>。

---

② 蘇東坡曰：「讀淵明自祭文，出妙語於續息之餘，豈渡死生之流也。」（元陳秀明編《東坡文談錄》）元李公煥《箋陶淵明集》卷八：「此文乃靖節之絕筆也」。袁行霈〈自祭文解題〉：「臨終留有遺言者，檢《左傳》已可見。惟死前自作祭文，設想自己已死而祭弔之者，實自淵明也。文中語氣沉痛，感情惘然，乃逝世前不久自忖將永歸於后土時所作，與中年所作《擬挽歌辭》之詼諧不同。」（《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頁557。）

敘述中國詩人傳記而起筆於死年，是吉川幸次郎別出新裁的獨見，也是日本中國學者首出的創舉。其詳細敘述陶淵明死年的中日相關年代，是《陶淵明傳》先於新潮社連載數十次，為使日本社會一般讀者能了解陶淵明生存年代相當於日本的何時，故記載日本的年代。又日本亦知孔子為聖人，而吉川幸次郎個人「以杜甫為古典」<sup>③</sup>，故記述陶淵明的卒年在「孔子死後九百年，而早於杜甫之死三百五十年，距今一千五百二十九年」。至於起筆於死年，或許有關陶淵明享年，由於生年的推論，歷來眾說紛紜<sup>④</sup>，而於死年大抵甚少異議，其根據則是陶淵明〈自祭文〉所說的「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

「歲惟丁卯」，即元嘉四年，「律中無射」即陰曆九月，臨近長江的江西平野正是「天寒夜長，風氣蕭索」的時節，陶淵明將永辭寄旅暫居的人間世界而回歸死後真實的世界。其以人生為「逆旅」，以死去為「永歸於本宅」，與「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的氣化論，「余今斯化，可以無恨，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復所戀」之以生老病死為自然常道的敘述，蓋窺知陶淵明的生死觀是繼承莊列道家氣化流行，視死生如晝夜四時之常而安之若命的哲學。至於「自余為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綌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育迺繁，欣以素牘，和以七絃。……樂天委分，以至百年。……寵非己榮，涅豈吾緇。挫兀窮廬，酣飲賦詩」，則是陶淵明自述其生平與人物性格的寫照，家貧固窮<sup>⑤</sup>而安貧

③ 吉川幸次郎「以杜甫為古典」之說，見於所作〈私の古典〉，收載於《吉川幸次郎全集》第十二卷，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6月，頁706-707。

④ 有關陶淵明享年的議論，詳參袁行霈〈陶淵明享年考辨〉〈陶淵明年譜匯考〉，收載於《陶淵明研究》，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月，頁205-350。

⑤ 岡村繁以為「固窮節」只是陶淵明不遇在野生活的強調而已，且所謂晚年家貧，或清貧之說，也有可議。其仕宦未必是家貧，「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秬」，（《宋書·隱逸傳》）既欲以釀酒，又有食糧，故未必貧窮。《陶淵明 世俗と超俗》，東京：日本放送協會，1974年12月，頁198，138。）或存為一說。

樂道，嘗仕宦途於「文化國家的時代」<sup>⑥</sup>，然生不逢時，吾道不行，乃歸隱田園而務農，飲酒賦詩以自娛。陶淵明田居生活，以詩文、管絃、飲酒爲樂，而安時處順，即農夫、文人、哲學家、音樂家的寫照，乃縮影於〈自祭文〉，是掌握陶淵明形象最真實的作品，故吉川幸次郎敘述陶淵明傳記，即以〈自祭文〉而開宗明義。

「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是〈自祭文〉的結尾，吉川幸次郎以爲「人生實難，死如之何」二句難解。蓋陶淵明在〈自祭文〉所表述的是自由人的逍遙自得，雖「逢運之貧」，生活貧窮困乏，而「欣以素牘，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乃是以詩文、音樂而優遊的幸福人生。即便「寵非己榮，涅豈吾緇」，人世所有的寵辱，以哲學的達觀而超越，「酣飲賦詩」「壽涉百齡」也由於去世而了無眷戀。雖然如此，結尾卻說人世難渡，死將如何。究其原因，或許是感嘆人世的無情與身亡而終究爲人所遺忘的無奈。而更深層的原因則是陶淵明的一生看似悠然自在，其實是充滿苦惱。雖然隱居田園，身體遠離現實，耳目卻不得不經常凝視人間的現實，鄉野田園固然素樸真實而世俗社會卻錯綜複雜，故感嘆「人生實難」。至於「死如之何」是對死後世界的懷疑，與〈自祭文〉開端「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之以生爲虛妄，以死爲真實而安於死後真實世界的歌頌，前後矛盾。何以陶淵明在最後一句說死後世界爲不可知，吉川幸次郎說：「詩人心中似有秘密」，而結束《陶淵明研究》的第一章，然後更端，於第二章探究陶淵明的生死觀。就文章結構而言，以矛盾作結，而欲探究詩人的心境，敘述陶淵明對生死難關的哲學思考，解析其心中秘密，故「詩人心中似有秘密」是承上啓下的關鍵文字。

## 二、生死觀的思想系譜

吉川幸次郎疏解陶淵明〈自祭文〉「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

---

⑥ 吉川幸次郎以「文化國家的時代」解釋「天下有道」，蓋從陶淵明與桓玄、劉牢之、劉裕的關係，說明陶淵明出仕於壯志可伸的時代。

爲人」，以「おのれ」（「己」）行文，即以主（作者陶淵明）客（筆者吉川幸次郎）合一的口吻，敘說陶淵明的心境：

根據《列子》《淮南子》的哲學，天地之間大氣流行，氣聚而生萬物，我之所以生，如《淮南子·精神訓》所說：「煩氣為蟲，精氣為人」，是氣聚而生為人。至於生而為人，雖貧而得以終天年，則如榮啟期所說：「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列子·天瑞》）人之生乃聚集天地的精氣而成，安時處順，得自然之常。至於人之死，也是道家，尤其是《莊子》、《列子》、《淮南子》所關注的人生哲學。

吉川幸次郎強調〈自祭文〉敘述氣聚為人，人處常得終，「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之生死觀的「思想系譜」可上溯道家諸子的哲學。<sup>⑦</sup>

吉川幸次郎說：人的一生是時間推移無數線上，某一期間的存在，至於生死則如晝夜的交替，既是連續的存在，也只是相對的差異而非斷絕性的絕對差異，樂生哀死只是人的執着與錯覺，此為莊子的生死觀。如〈齊物論〉

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涕泣沾襟。及至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人對於生的執着是錯覺，對死的恐懼則如早歲離鄉背井而迷途忘歸的浪子。以麗姬後悔其泣的寓言，引伸死為解脫而曉悟汲汲求生之為非。又〈大宗師〉「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相忘以生，無所終窮」的寓言，是超越生死

---

⑦ 見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新潮文庫，東京：新潮社，1958年5月，頁28。

的哲學，其以生爲虛妄，以死爲真實的思想，即陶淵明〈自祭文〉「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的思想根源。超越生死的哲學，於《莊子·外篇》隨處可見，如〈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是〈大宗師〉「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的敷衍。〈知北遊〉「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則以氣爲物質構成的要素，流行於宇宙之間，氣凝集成形而人生，離散而人亡，即以物理說明爲生死的問題。又〈至樂〉「莊子死妻」的寓言，「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慨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爲春秋夏冬，四時行也」。既說明氣爲人體構成的要素，以氣的聚散而人生人死，又指出人的生老病死如四時的運行，是自然的常理，無需哀傷死亡。因此〈至樂〉的「莊子之楚，見空髑髏」的寓言，陳述死之爲樂的思想。「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爲春秋，雖南面王，樂不過也。……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間之勞」，則敷衍〈大宗師〉「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之義，而以死爲樂。郭象注此章曰：「舊說云莊子樂死惡生，斯說謬矣，若然，何謂齊乎。所謂齊者，生時安生，死時安死，生死之情既齊，則無爲當生而憂死耳，此莊子之旨也」，即以生死同一，安時而處順，乃莊子的生死觀，然吉川幸次郎以爲《莊子》此章佚文有「生寄也，死歸也」二句，而主張《莊子》有以生爲虛妄，以死爲真實的傾向，陶淵明即受《莊子》思想的影響而自述：「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sup>8</sup>

吉川幸次郎說祖述《莊子》生死觀的是《淮南子》，〈精神訓〉的「生寄也，死歸也」，記存《莊子》佚文，〈俶真訓〉「始吾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說明死之爲樂。先於陶淵明而展開《莊子》哲學的是《列子》。列子其人雖先於莊周，而其書，根據柿村重松《列子疏證》的考證或晚於《淮南子》。生死問題是《列子》思想的主題之一，如〈天瑞〉

古者謂死人爲歸人。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

<sup>8</sup> 同前註，頁 30-31。



家者也。

敷衍〈齊物論〉「弱喪而不知歸者」之義。又〈楊朱〉

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萬物所異，生也，所同者，死也。  
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生則堯舜，  
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孰知其異。

人生如寄，生之時，雖有賢愚貴賤殊相，死亡氣散則同歸塵土。東晉是《莊》  
《列》思想興盛的時代，陶淵明思索生死問題而說「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固祖述《莊》《列》的哲學，以生死為自虛妄現世而回歸於本來世界的歷程。雖然如此，〈自祭文〉結尾「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與開端「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之哲學的達觀，則有所矛盾。對〈自祭文〉以達觀起筆而以不安作結的矛盾，吉川幸次郎展開其獨見。吉川幸次郎以為：矛盾正顯現陶淵明文學的高貴，哲學的達觀既是陶淵明的真實，哲學思考而無法拂拭的不安也是陶淵明的真實，二者固然矛盾而將矛盾如實的表白，正是陶淵明的文學。人生本來就存在著各種的矛盾，只有「誠實的文學」才能如實表述人生無數的矛盾。陶淵明雖是逍遙於田園生活的隱遁者，卻未能完全割捨對政治社會的關心，身體脫離現實而耳目卻依然凝視著政局的變化。因此，〈挽歌〉三首既有「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的達觀，也有「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的遺憾，更有「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既感歎人世的無情，也有人世的無情與諸般矛盾的存在未嘗不是人間現實的覺醒，畢竟精神散離的肉體終究與時俱滅而化為山阿的塵土。<sup>9</sup>

吉川幸次郎對陶淵明生死觀的論述，起於〈自祭文〉而終於〈挽歌〉三首，前後呼應。然後由死而生，第三章則以〈五柳先生傳〉展開「自傳文學」的記述。

---

⑨ 同前註，頁 35-42。



### 三、〈五柳先生傳〉的自傳文學與陶詩的風土文學

吉川幸次郎強調最早敘述陶淵明的傳記是陶淵明自述的〈五柳先生傳〉<sup>⑩</sup>，陶淵明生活、躬耕、吟詩、飲酒而老死的風土民情，由陶淵明自身來敘述，此為其記述陶淵明傳記的主軸。吉川幸次郎說：史書載記陶淵明的傳記首見於其死後百年或二百年的《晉書·隱逸傳》和《南史·隱逸傳》，梁昭明太子推崇陶淵明文學的〈陶淵明傳〉及〈陶淵明集序〉寫於五世紀，而有關陶淵明生平的記述，最早的是陶淵明自述的〈五柳先生傳〉。至於潯陽柴桑的風土，陶淵明有〈時運〉、〈停雲〉、〈飲酒〉等詩歌來記述，又由於陶淵明的故里與文學為後人所流連親慕，遷客騷人頗多書寫潯陽一帶的風土文學。<sup>⑪</sup>

〈五柳先生傳〉所描繪的陶淵明形象是好讀書而「不求甚解」，嗜好飲酒而有進退出處的心得，又創作詩文以自娛，家貧而晏然自處，安貧樂道而得失兩忘。

<sup>⑩</sup> 沈約《宋書·隱逸傳》：「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一海知義說：〈五柳先生傳〉是架空人物的肖像畫，唯此肖像畫極類似陶淵明的實像。分析〈五柳先生傳〉的結構為「出自·姓名·性格·讀書·飲酒·衣食住·文章·死」，並引證陶淵明的詩文，探究〈五柳先生傳〉的真實性與虛構性的所在，說明五柳先生的人物雖是虛構而其形象則接近陶淵明的「自畫像」。（〈五柳先生傳——架空の自傳〉，見載《陶淵明——虛構の詩人》，岩波新書，東京：岩波書店，1997年5月。其後，《陶淵明——虛構の詩人》收入《一海知義著作集2 陶淵明を語る》，東京：藤原書店，2008年5月。頁7-188。〈五柳先生傳——架空の自傳〉於此書頁42-104）。吉川幸次郎的再傳弟子川合康三說：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是中國獨特自傳形式的創始，並引證袁粲〈妙德先生傳〉，王績〈五斗先生傳〉，白居易〈醉吟先生傳〉，陸龜蒙〈甫里先生傳〉，歐陽修〈六一居士傳〉，說明陶淵明〈五柳先生傳〉之為其後的中國古典文學所繼承。（《中國の自傳文學》，東京：創文社，1996年1月，頁67-156）

<sup>⑪</sup> 田曉菲《塵几錄》引述有關「醉石」文獻的記載，提出「場所與空間」，說明中國文人的文化想像版圖。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8月，頁181-208。和辻哲郎（1889-1960）《風土》說：「風土」是某一土地的氣候、氣象、地質、地形、景觀的總稱。風土的現象可以從人類的文藝、美術、宗教、風俗習慣等所有的生活表現中窺察而知，因此風土可以說是人類自我理解的表現。（岩波文庫，東京：岩波書店，1979年5月，頁17-20）。詩文描寫地域的自然景觀，民情風俗，或可謂之為風土文學。

吉川幸次郎於陶淵明讀書飲酒賦詩的解釋，有其獨特的見解。吉川幸次郎根據清人方宗誠《陶詩真詮》所說：「嫌漢儒章句訓詁之多穿鑿附會，失孔子之旨也」，<sup>12</sup>指出魏晉以來三玄盛行，經疏講義，議論煩瑣，而陶淵明異於流俗，不以過度細微的訓詁，希求字義通達的協調性而分解古典言語的渾沌圓融性，但於有會心處，反復熟讀，樂在其中而忘食。嗜好與人飲酒而知進退出處，以每飲輒醉，醉則退為心得。至於日常居處，雖「環堵蕭然」，且「瓢簞屢空」，卻能晏然自處。讀書飲酒之外，又以創作詩文自娛，體悟宇宙自然的「真意」，洞察人間社會的「秩序」，安貧樂道，得失兩忘，無以貧賤為憂戚，汲求富貴而自苦。

〈五柳先生傳〉所記：「五柳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是虛構，根據歷史記載，陶淵明是潯陽柴桑人。潯陽者，今江西省九江市，位在長江之南，鄱陽湖的入口處。九江市南二十里，有廬山名勝，廬山南麓有星子縣，縣西為柴桑縣，柴桑縣內有栗里村。陶淵明在此飲酒賦詩，躬耕起居而終老。有關潯陽柴桑一帶的形勝與風土民情，吉川幸次郎以為廬山勝景的描寫，雖有陶淵明摯友僧慧遠〈廬山略記〉與李白〈望廬山瀑布〉的詩文存在，至於潯陽柴桑的文學，白居易左遷江州司馬，於元和十一年（816）寫〈訪陶公舊宅〉記存九世紀初期九江的風土民情，十二世紀朱熹赴任南康軍，即今星子縣，作〈廬山雜詠〉、〈顏魯公栗里詩跋〉、〈與呂伯恭書〉<sup>13</sup>分別記載陶淵明醉眠的「醉石」，又於其側築「歸去來館」，此為南宋淳熙年間的情況。十六世紀明李夢陽知事九江重修陶淵明墓，作〈晉代徵士陶靖節墓〉，二十世紀初，諸橋轍次探訪栗里，感嘆說：不似風流人物之鄉里，少無風致，五柳館、歸去來館不存，田中巨石或曰醉石，唯村人懇切相迎<sup>14</sup>。十二世紀末，朱子歌詠「醉石」而記述的「風煙、喬木、飛泉」既已無存，醉石亦以田中之巨石而尚存，陶淵明〈形影神〉雖說「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然以人口增加，農地的開墾，物換星移，山川亦改變其姿態，唯人情的淳厚素樸，則與白居易所述：「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訪陶公

<sup>12</sup> 見引《陶淵明詩文彙評》，台北：世界書局，1998年5月二版，頁366。

<sup>13</sup> 分別收載於《朱文公文集》七、八十一、三十四。

<sup>14</sup> 諸橋轍次追憶其中國遊記，見載〈漢文教室〉，昭和29（1954）年11月。

舊宅》)有相同的感受。實則陶淵明亦嘗敘述：「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移居二首〉)，「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歸園田居其二〉)，潯陽的景觀與柴桑栗里純樸敦厚的風土民情，陶淵明的詩文既有極爲適切的記述。<sup>15</sup>綜輯陶詩所記，潯陽柴桑是水鄉澤國的多雨地帶，阡陌縱橫而物阜民豐，廬山亦悠然可見，百姓皆怡然自得。〈時運〉第一首，記述栗里村春季雨後的風光，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澌餘靄，宇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

春雨洗滌，山靄餘存，天宇薄雲微遮，南風吹拂新苗，描寫延伸於廬山西南麓寧靜安和的平原的景象。陶淵明出生前的二、三百年，潯陽一帶是中國的邊境，陶淵明的先祖篳路藍縷而開拓成農作的耕地。潯陽柴桑是接近鄱陽湖的水鄉，便於灌溉，農產富足，〈時運〉第二首，「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邈遐景，載欣載矚。人亦有言，稱心易足。揮茲一觴，陶然自樂」，描述百姓怡然自得的情景。〈停雲〉寫昏濛雨景，「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良朋悠邈，搔首延佇。……願言懷人，舟車無從」。唯雨過天晴，村人彈琴吹簫而盡平日之歡娛。〈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寄寓人生無常的覺醒而飲酒行樂，「今天氣佳，清吹與鳴彈。感彼泉下人，安得不爲歡。清歌散新聲，綠酒開芳顏。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殫」。把酒當歌，解消人生困惑而物我兩忘的是悠然聳立的廬山。〈飲酒〉第五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體得宇宙的眞意與自然的美善(khaos)，不必汲汲於言筌辨證的調和(kos-

<sup>15</sup> 見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新潮文庫，東京：新潮社，1958年5月，頁46-53。

mos)，在渾沌圓融中，與自然冥合，得意忘言而悠然自得。

吉川幸次郎以陶淵明渾融自得而欲辨忘言的體悟，乃得於莊子「得魚忘筌，得意忘言」的要旨，而結束第三章的論述。唯賦詩詠志是詩人的宿命，陶淵明如何韜晦詩語，吉川幸次郎乃在第四章分析陶淵明詩語，說明「高密度的平靜」是陶詩的美學，平靜而沉痛，矛盾而真實是陶淵明作詩的心境。

#### 四、平靜與沉痛，矛盾與真實：陶淵明詩語心境的體得

吉川幸次郎說：陶淵明詩語具有高密度的平靜，表面看似平靜，而字裏行間卻含藏複雜且濃厚的深層意涵，如深淵之水，表面雖碧綠沉靜，而水中暗流迴旋，由於水流相互牽引而保持靜謐的表面張力。陶淵明輒以「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飲酒〉第十一首）為遮撥，解釋醉人之語本不易，覺醒人之醉語的疏理更難，於詩文的言外之意則不免要稍加煩瑣的分析。如〈飲酒〉第五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與第八首「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陶淵明悠然超卓而南山亦悠然，松枝亦卓然，是主客合一，渾然圓融境界的表述。中國文字渾沌多義，最適於作詩，陶詩之高密度的平靜是古典漢語的結晶，而其具現則在「此中有真意」與飛鳥的意象。一海知義檢尋陶詩一百二十餘首，用「真」字的詩有六首，除「此中有真意」外，尚有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飲酒〉第二十首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樸含真。〈勸農〉

以上古純樸真實的生活為理想極致。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欲歸隱蔽廬而逍遙自得於真實純樸。

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跡拘。〈始作鎮軍參軍經  
曲阿〉

思慕真實自在的生活。

天豈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連雨獨飲〉

此詩「真」字最隱微，「真」是世界成立的核心，天既不去，人亦賴之以生，故為真理真實。綜括陶詩的「真」義，「舉世少復真」的「復真」是真理的回復，「悠悠上古，抱樸含真」的「含真」是真理的保有，「養真衡茅下」的「養真」是真理的涵養，「真想初在襟」的「真想」是真理的思慕，故於和平平靜謐而悠然的夕靄暮嵐，飛鳥歸巢的風景中，體悟蘊含於天地自然中的世界真實，人間美善的「真意」。蓋「真意」如「雨意」之義，乃天地自然的徵兆，真實的端緒。南山的悠然，高松的卓然與飛鳥的自在皆暗示人間真實存在的機微。陶淵明「結廬在人境」而輒歌詠飛鳥之姿，既寫「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以鳥為自由和平與幸福的象徵，說「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之精神自由的飛翔，又以「望雲慚高鳥，臨水愧游魚」之飛鳥遊魚的優遊逍遙反襯人間制約於世間規範的束縛。至於「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歸去來辭〉，以行雲飛鳥皆體得宇宙的真意而心嚮往，乃借物諷託，觸景寄意。然而天地自然氣象萬千品物林種，陶詩的飛鳥意象未必全然是和諧幸福的寄寓。畢竟天候既有風和日麗天朗氣清之時，亦有陰鬱風高激烈嚴寒之日，故飛鳥既有遨翔於和風朗暢的悠然，亦有飄搖於強風驟雨而急切歸巢的焦憂，甚且不知所歸或無所歸向的悲哀。如〈歲暮和張常侍〉

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

日暮風起天寒，飛鳥紛紛歸巢，心情雖不免焦急，而尚有歸還的所在，堪稱幸運。至於不知所歸的飛鳥

翼翼歸鳥，晨去於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弗洽，翻翻求心。顧儔相鳴，景庇清陰。翼翼歸鳥，相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栖。雖無昔侶，眾聲每諧。〈歸鳥〉

遠飛八表之外的雲霄，將何所之，世間未必永久和平，何不眾鳥相約而庇護於涼蔭之下。蓋政局陰惡，幹旋於權勢顯貴之間，頓失真實純樸的所在，不如歸返素樸調和且富有真情實感之「情話」的鄉野田園，乃借迷途而不知返之飛鳥以寄興。更有甚者，則是無巢可歸之孤鳥，乃世間最大的不幸。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飲酒〉第四首

失群孤鳥之無巢可歸的沉痛悲鳴，或陶淵明離鄉求仕而徘徊岐路的自況。以飛鳥寫其心境，詩語未必激烈，而心中的苦惱與矛盾則隱約浮現於字裏行間。陶淵明借物抒情的飛鳥意象，既有「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之幸福真實的寄興，也有「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之孤獨悲鳴的沉痛，詩語雖簡潔而心境則複雜糾結，故〈飲酒〉第七首「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趣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欲以「忘憂」之酒解消世間之無情，隱居田園而託林鳥之嘯傲東窗，復得人生的素樸真實，則曠達與頓挫的詩韻共響，寬闊與沉痛的心境並存而可感。蘇東坡評此詩曰：「靖節以無事自適為得此生，則凡役於物者，非失此生耶」，（《東坡題跋》卷二〈題淵明詩〉）此詩固有曠達適得的超越，而未嘗無日落寂寥，獨酌聽鳥啼的孤獨感傷，飲忘憂之酒而遠離世間的隱痛，溢於言表。遠飛八表而欲以抒發猛志是陶淵明前半生的寫照，然當時政局的推移，赴任彭澤縣令，苦於物役，乃以倦鳥自喻而決意歸隱田園，終老天年。陶淵明心境的浮沉既以飛鳥為諷喻，而人生進退抉擇的契機則取決於其與左右時勢之政治人物的關係以及「潔癖」性格。<sup>16</sup>

---

<sup>16</sup> 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新潮文庫，東京：新潮社，1958年5月，頁60-82。



## 五、猛志高飛與歸林自適： 時代人物的交錯與潔癖的性格

飛鳥「晨去於林，遠之八表」或是陶淵明前半生仕宦而欲用於有道的寫照，入幕出仕的生涯雖非處於政治的中樞要津，而與當時的權勢亦有所接觸。陶淵明長桓玄四歲，少劉裕二歲，乃同時代之人，當時權勢的傾軋與陶淵明的傳記有不可解的交錯。陶淵明前半生的政治局勢是以桓玄為中心，政局的推移亦波及陶淵明的進退。至於同在劉牢之幕下的劉裕的顯赫騰達，或為陶淵明出仕歸田矛盾複雜心境的肇因之一。

晉安帝隆安五年（401）八月，孫恩圍建康，桓玄欲出兵解圍，朝廷不許。陶淵明於桓玄宣告出兵前一月，作詩〈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其旅行的意圖雖不明確，卻暗示時局情勢頗為緊急。<sup>17</sup>翌年，情勢加速急迫，正月，朝廷命劉牢之征討桓玄，唯劉牢之優柔寡斷，又多疑猜忌，雖受命於朝廷，反降服於桓玄，桓玄乃揮軍直入建康，自任宰相，殺攝政王父子。其後，劉牢之叛變桓玄，失敗而於亡命北方的途中自殺。元興二年（403）十一月，桓玄篡位，國號楚，時陶淵明三十九歲。前年，劉牢之自殺，陶淵明歸返潯陽柴桑故里，凝視時局的動亂，於元興二年，作〈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詩二首，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長吟掩柴門，聊為隴畝民。

<sup>17</sup> 古直謂陶淵明受命朝廷出使勸阻勸出兵，然李長之從葉夢得之說，謂陶淵明此時已在桓玄幕中，龔斌從朱自清之說，謂陶淵明此時為桓玄僚佐，（《陶淵明集校箋》，台灣：里仁書店，2007年8月，頁196。）袁行霈亦謂陶淵明此時在桓玄幕中無疑。（《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4月，頁195）



「憂道不憂貧」是孔顏樂處，「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是夫子之教，而勤勞不懈，乃人生的本分，若無所可用則「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耕讀於田園，而恬然適得，是進退之節。又同年十二月，作〈癸酉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

寢跡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盼莫誰知，荊扉晝常閉。淒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平津苟不由，栖遲爲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歲暮田居，風雪蕭瑟，詩韻沉鬱。蓋桓玄篡位，幽禁東晉天子於潯陽，陶淵明感同身受，既傷痛九五之尊竟淪落於故里鄉野而「邈與世相絕」，當下的自身也僅能「固窮」自守，棲栖於簡陋僻野而潔淨的世界。然而桓玄短祚，陶淵明於元興三年（404）四月，再度出仕。

吉川幸次郎以爲桓玄在位僅「三日天下」的原因在於時代風尚與桓玄風雅的性格。東晉世風重視門閥流品，貴族富豪生活奢侈，崇尚華麗洗練的文化，然而過度追求奢華的結果，天下人心終有空疎而不得永續的憂患與不安。但是桓玄尙文，其文翰之美，世有高名，雖篡奪王位而無治理天下安頓百姓的政策措施。改易富麗文明生活的浮華，則需要素樸強韌的精神與確實施行的政治能力，匡正時勢而崛起的是劉裕。劉裕長陶淵明二歲，二人曾同爲劉牢之的幕佐，劉裕雖無文才而俊敏果斷，三十九歲以軍功而受封建威將軍，任命下邳太守。此時，陶淵明亦在劉牢之幕下，二人或有識面。元興三年二月，劉裕率兵攻京口，三月攻建康，五月斬桓玄。四年二月迎天子至於建康，挾天子以令諸侯而肅正綱紀。劉裕的「義舉」，陶淵明或暗自稱許。此年前後，劉牢之之子劉敬宣奉派潯陽，陶淵明任其參謀。義熙元年（405）暮春，陶淵明奉命出使建康，途經安徽錢谿，作〈乙巳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谿〉

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飈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伊余何爲者，勉勵從茲役。一形似有

制，素襟不可易。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歸舟，諒哉宜霜柏。

「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桓玄墜落，天子還都，晉王朝山川再現，景物依舊的欣喜之情隱微可察。「微雨洗高林，清飆矯雲翮，眷彼品物存，義風都未隔」則直寫暮春清涼，萬物向榮的景緻，萬般存在皆順應宇宙自然的理則，春雨洗滌的修竹，遨翔優遊的飛鳥，皆適得其所，而體現自然的美善，是理想的歸趨。萬物既各得其所，陶淵明乃率直的表述「勉勵從茲役」。然而世事複雜多變，又難免有一抹不安的憂慮，一旦有形爲物役，束縛於世間制約的感受，終將歸隱田園。歸田的決意即在就任彭澤縣令之時。赴任縣令的理由，或因昔任參謀，今就任一縣之長，革命之後，諸事待興，又以戰後生活貧苦，得俸祿以供給家用。然則就任彭澤，卻成爲陶淵明確認其與世俗風尚矛盾難合的契機。在任三月，便掛官求去，〈歸去來辭〉是陶淵明致仕歸田的宣言。以後二十二年而至老死的歲月，完全隱居於柴桑栗里。

〈歸去來辭〉全文三百四十字，「田園將蕪」直述歸園的動機，「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是「覺今是而昨非」的體悟。憶昔少壯之時，雖有「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的懷抱，終以形爲物役而苦楚難耐，雖「身在魏闕之下而心存江海之上」，乃辭去世俗的職務，以心爲主宰，解消苦惱的陰鬱而歸趨於精神自由的田園。鄉野居處雖僅容膝，而引觴自酌，寄傲南窗，以琴書爲樂而忘憂消愁。時而涉園成趣，以親戚之情話爲悅樂。又扶杖遠遊而逍遙，見草木之向榮，聽泉水之涓流，萬物既得其所，吾生亦能享無疆之休。甚且登高長嘯，臨流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天命而行休。吉川幸次郎強調素樸表現體得自然秩序的平靜是陶淵明文學的特色，而〈歸去來辭〉完美表述詩文高密度的平靜，是陶詩的代表作之一。唯回顧陶淵明的前半生，〈歸去來辭〉又有特殊的含意。何以陶淵明歷任軍閥的參謀幕僚，赴任窮鄉的縣令，陶淵明自稱是家貧和有道則仕的儒家傳統思想之所致。〈歸去來辭序〉說：「耕植不足以自給」，〈飲酒〉第十九首亦云：「疇昔苦長飢，投耒去學仕」，晚年〈與子儼等疏〉述懷曰：「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遊走」，蓋以家貧，「會四方有事」而遊走東西。至於〈雜詩〉第五首「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

翥」，以心有大志，爲求世用，故爲劉牢之的幕佐。然環顧時勢，「自余爲人，逢運之貧」，（〈自祭文〉）當時「政爭、奸智、陰謀、暗殺充斥，就有性格潔癖之人而言，乃是貧乏的時代」<sup>19</sup>，雖有用於世間的希望，終究鮮能得償宿願，即便就任彭澤縣令，亦在職三月而辭官，〈歸去來辭〉是遠離貧乏不潔之政治舞台的「絕緣書」，末二句「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更是超越死生窮達而因任自然，回歸素樸真實的世界，安貧樂道而逍遙自得的宣言。

然則陶淵明歸隱田園的晚年心境未必始終清朗透澈，吉川幸次郎說「清澈結晶的精神更透顯其對人間世界的深層憂慮」，此爲陶淵明詩語平靜而詩情沉痛迴盪的所在，與〈歸去來辭〉同時所作的〈歸園田居〉五首即有此一傾向。〈歸園田居〉的詩語未必全如〈歸去來辭〉之平靜，第一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開荒南野際，  
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  
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久在籠裏，復得返自然。

率直的歌詠自世俗官場解放而安居於和平靜謐的田園，其與自然冥合的透明平靜之心境與〈歸去來辭〉歸返鄉里的悅樂有相同的表述。但是第二首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荆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  
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  
至，零落同草莽。

居處於僻野，既甚少與世俗應酬往來，顯貴官僚亦幾近絕跡，塵雜斷絕而一心躬耕務農，桑麻日長，農田漸廣，自適於一介草民素樸優遊的生活。雖然如此，「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憂心於農作難耐風霜而凋落，又不免傷感。至於第三

---

<sup>19</sup> 陶淵明性格「潔癖」，充滿政爭之險惡的時代，乃是「貧乏」時代的解釋，見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新潮文庫，東京：新潮社，1958年5月，頁10。

首，「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帶月荷鋤是寧靜平和心境的寫照，而雜草礙路，夕露沾衣或為昔時官場陰謀奸智的之隱喻，此不悅的幻影亦時而浮現，又不免有陰鬱而暗然神傷。故第四首，「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遺處，桑竹殘朽株，……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潯陽一帶幾經戰亂災荒之後，農村凋敝，舊地重遊，觸景生情而感慨人世的變遷，人生的無常，唯歸隱田園，或能安居於素樸真實的優遊境地。第五首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勸來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農村生活簡素，鄉間風俗淳厚，村野農夫素樸親切的會話，把酒暢飲通宵達旦，則是快慰人生的所在。務農、讀書、飲酒、賦詩是陶淵明歸田之後二十二年的寫照，〈讀山海經十三首〉的第一首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眾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寫農事、讀書、飲酒而自得之樂。又〈飲酒二十首并序〉「余閑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為歡笑爾」，則記述飲酒賦詩之歡娛。畢竟「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寒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飲酒〉第一首）萬物榮枯流轉，寒暑交替循環與人之有生老病死皆是自然的常道，「達人」固能體得會意而達觀，至於一般世俗之凡人則如何。引觴獨飲，感悟自然循環運行的常道，依然不免有時間流逝的無奈，陶淵明雖完全的隱者亦有徹夜不眠之時。〈雜詩十二首〉的第二首

白日淪西川，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悽，終曉不能靜。

日月循環，寒暑交替，青春遠去而猛志不得馳騁的孤寂，舉杯邀獨影的沉痛，暗然而生，雖斷絕塵雜，卻未必完全超脫曠達。〈雜詩十二首〉的第三首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蕖，今作秋蓮房。嚴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眷眷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自然循環不已而人生的逆旅僅一回而已，「我去不再陽」，憶昔斷腸的無常感傷的詩語，與歸園田居後平靜澄澈的日常心境，形成矛盾的對映，其感嘆人世無常的沉痛益發顯著。〈歸去來辭〉之「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是達觀的哲學，時間流逝固然無情，生老病死的有限是人生的宿命，皆天地自然與人間社會的普遍性存在，但是「揮杯勸孤影」而「顧影獨盡」則是隱者孤獨落寞而暗然神傷的身影也依稀可見。陶詩表面張力的牽引而形成平靜的詩語，然「逢運之貧」，以固窮守拙的「潔癖」性格而人生的進退浮沉，故詩文的深處奧裏始終蘊含著迴流暗潮，而有孤寂沉痛的詩意。尤其是歸田之後「情隨萬化遺」（〈於王撫軍座送客〉）的晚年心境，吉川幸次郎說：陶淵明已非官場之人，即使昔日仕宦只是政治舞台的「配角」，如今則是舞台下的觀眾，閑居田園的隱者看似「冷徹」的觀眾，而有時依然凝視同僚登台演出，則不免無情冷酷。故顏延之〈陶徵士誄〉所述「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誠要約陶淵明「平靜而複雜，矛盾而真實」的性格，至於陶淵明畫像之「眉上揚而目澄徹」的寫照，亦得其孤高潔癖的神韻。<sup>19</sup>

---

<sup>19</sup> 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新潮文庫，東京：新潮社，1958年5月，頁186-188。

## 六、結語：融合向內集中（intensive） 與外部擴張（extensive）的記述模式

吉川幸次郎的《陶淵明傳》引述陶淵明三分之一的詩文敘述陶淵明的傳記，強調「淵明的土地，讓淵明自身來說」，吉川幸次郎的弟子一海知義說：「陶淵明其人以及文學，讓陶淵明自身來說，此由內面貼切作品，為此書的目的」<sup>20</sup>，即以「舌人意識」，分析陶淵明詩文的內在涵義，進而體得陶淵明創作詩文的心境為極致。其敘傳，以〈自祭文〉為開端，第二章論述陶淵明的生死觀而以〈挽歌〉作結，頗為奇拔，行文亦有起承轉合的用心。第一章以「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超越樂生哀死的生死觀，與「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余得為人」之氣化流行論的達觀哲學起筆，而以「人生實難，死如之何」之中國中世對人生抱持著懷疑不安的普遍人生觀<sup>21</sup>為伏筆而作結。第二章接續陶淵明生死觀的論述，既探究陶淵明生死觀的思想系譜乃《莊子》視死生如四時晝夜運行之超越生死的哲學，《淮南子》、《列子》生死如寄，暫時往來，萬物生異死同之氣化論的祖述，又解釋陶淵明何以有「人生實難，死如之何」與「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矛盾的「心中似有秘密」，轉而展開哲學的達觀既是陶淵明的真實，哲學思考而無法拂拭的不安也是陶淵明的真實，二者固然矛盾而將矛盾如實的表白，正是陶淵明文學之所以為「誠實的文學」所在的敘述。然後以〈挽歌〉作結，既有「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的達觀，也有「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之人世無情的感嘆和人世無

<sup>20</sup> 吉川幸次郎之說，見於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新潮文庫，東京：新潮社，1958年5月，頁53。一海知義之說，見〈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解說〉，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新潮文庫，東京：新潮社，1958年5月，頁194。

<sup>21</sup> 吉川幸次郎〈中國文學における希望と絶望〉，〈中國文學に現れた人生觀〉，《中國文學入門》，東京：講談社學術文庫，1976年6月，頁122-151，《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一卷，東京：筑摩書房，1968年11月，頁88-111。



情與諸般矛盾的存在亦是人間現實的覺醒，而以生死與時俱滅，結束對陶淵明生死觀的論述。<sup>22</sup>

吉川幸次郎於陶淵明生平行誼的記述，乃以「舌人意識」為基調，以陶淵明的詩語描寫陶淵明的處境與心境，或主客合一而直透詩意，或藉物抒情而物我融合。後者以飛鳥的意象寄寓其心境，至於前者則全篇隨處可見主客合一，尤以第十章〈歸去來辭〉的分析，通篇以「おれ」（「俺」）或「おのれ」（「己」），即吉川幸次郎（筆者・客）＝陶淵明（作者・主）之主客合一的筆調，通過詩賦的語言，致力於體得陶淵明辭官返鄉與歸園田居的心境。至於陶淵明如實表述內心衝突矛盾是陶淵明「真實」性格的表現，也是其文學之所以為「誠實文學」的所在。再者，保有古典文辭的「渾沌」（khaos）而不希求詩語的協調（kosmos），是陶淵明文學的特色，由於真實與矛盾的並存，所以陶淵明的詩語雖平靜，卻是高密度的平靜，平靜的內裏沈潛著複雜且濃厚的意涵，是醉人之語不易解，覺醒者佯裝的醉語益發難曉的論述，皆吉川幸次郎以向內集中（intensive）的方法，融入陶淵明的詩文世界，緻密詮釋陶淵明詩語的內在含意，貼切體得陶淵明創作詩文的心境。至於「時勢人物與陶淵明傳記有不可解之交錯」的論述，是吉川幸次郎以外部擴張（extensive）的方法，論述陶淵明生存的時代背景，政治舞台的錯綜複雜，既如實的再現，而時局的變化與陶淵明傳記的交錯，乃形成陶淵明詩語雖平靜而沉痛，內心複雜矛盾而真實表述的文學特質。一海知義說：如何統合向內集中（intensive）與外部擴張（extensive），是古典文學深度研究的重要問題，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的記述，內外融合而詳密分析詩文的涵義，既體得作詩的心境，又細察時代動向與詩人進退的處境，是中國古典文學深層研究的範例。<sup>23</sup>雖師弟傳承的稱揚，洵非溢美之辭。

---

<sup>22</sup> 如此文章起承轉合之前後呼應的敘述方式，亦見於長篇詩文的結構分析，如〈歸去來辭〉，即有「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以上第一段，以下第二段，轉換韻腳，敘述歸返家園欣喜的日常。（頁128）……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以上第二段，第三段又以「歸去來兮」為起。（頁133）……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以上第三段，至以下第四段，更作思想的展開。（頁138）……聊乘化以歸盡，樂乎天命復奚疑。……〈歸去來辭〉終於此（頁140）」的解說。



## 主要参考書目

- 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新潮文庫，東京：新潮社，1958 年 5 月。
- 一海知義：〈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解説〉，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新潮文庫，東京：新潮社，1958 年 5 月。
- 袁行霈：《陶淵明集箋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 4 月。
- 袁行霈：《陶淵明研究》，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 1 月。
-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台灣：里仁書店，2007 年 8 月。
- 岡村繁：《陶淵明 世俗と超俗》，東京：日本放送協會，1974 年 12 月。
- 一海知義：《一海知義著作集 2 陶淵明を語る》，東京：藤原書店，2008 年 5 月。
- 川合康三：《中國の自傳文學》，東京：創文社，1996 年 1 月。
- 田曉菲：《塵几録》，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8 月。

---

② 一海知義之說，見〈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解説〉，吉川幸次郎《陶淵明傳》，新潮文庫，東京：新潮社，1958 年 5 月，頁 194-195。

# Yoshikawa Koujiro's Essay on Tao Yuanming

*Ren, Seikichi*

Faculty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Nagasaki University

## Abstract

Text is Yoshikawa Koujiro's essay on Tao Yuanming to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search.

First, there is a conception taken “writes” first. Then, Tao Yuanming's succeed to “DaoJia” thought. The last, Yuanming's verse is without look for kosmos, and clear up khaos.

**Keywords:** The Autobiography, khaos, kosmos, intensive, extensive